

晨 晨 / 著

我把爸妈 弄丢了

我用稚嫩感受爸妈从相爱到离婚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I247.5

C671

我
家
分
离

我
家
分
离

我用稚嫩感受爸妈从相爱到离婚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把爸妈弄丢了/嵇晨著.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04. 5

ISBN 7 - 80186 - 184 - 1

I. 我... II. 嵇... III. 自传体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37529 号

我把爸妈弄丢了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35 号

电 话: 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 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 × 1120 毫米 1/32

字 数: 115 千

印 张: 6 插页: 6

印 数: 1—1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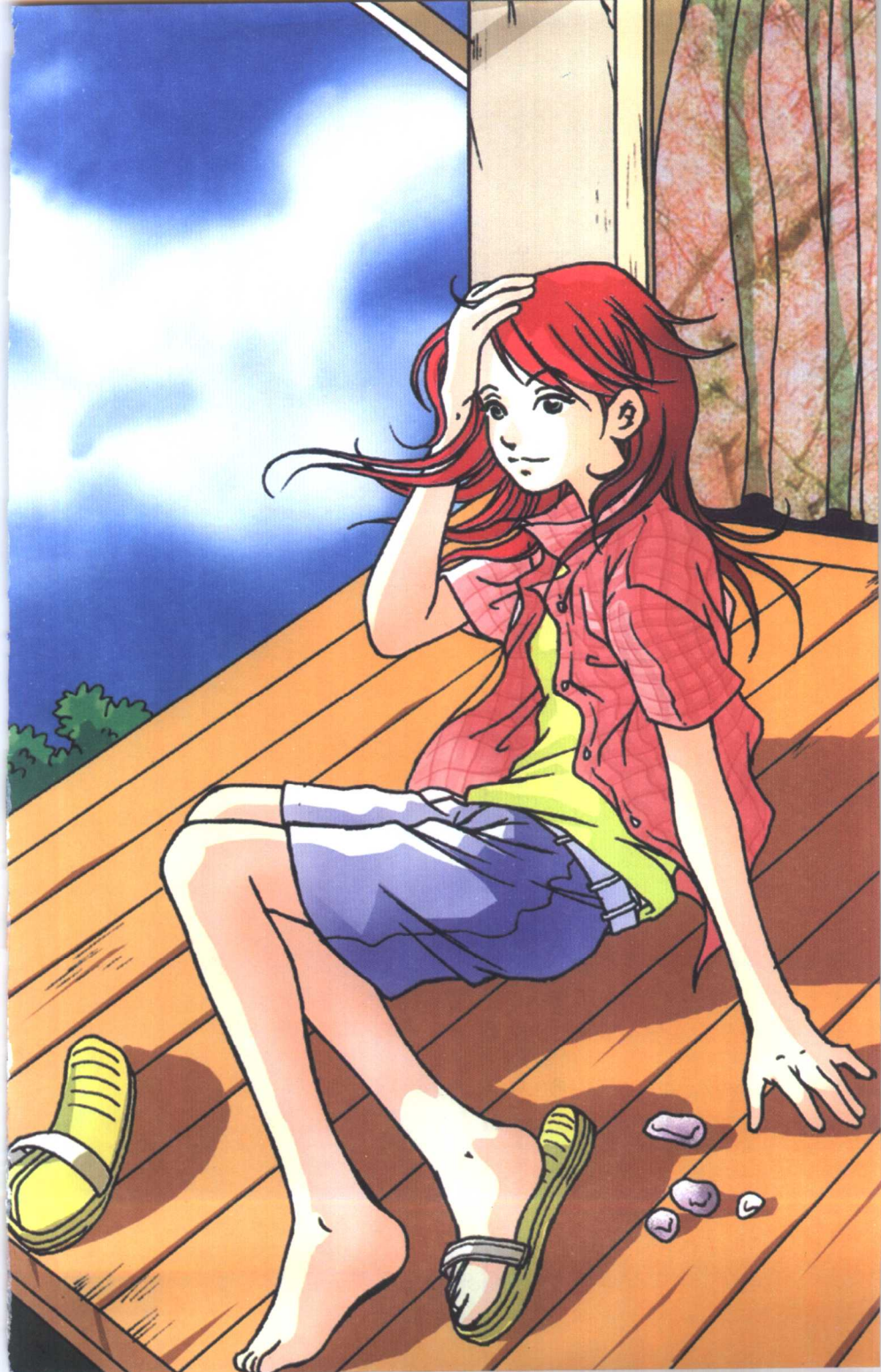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80186 - 184 - 1

定 价: 17.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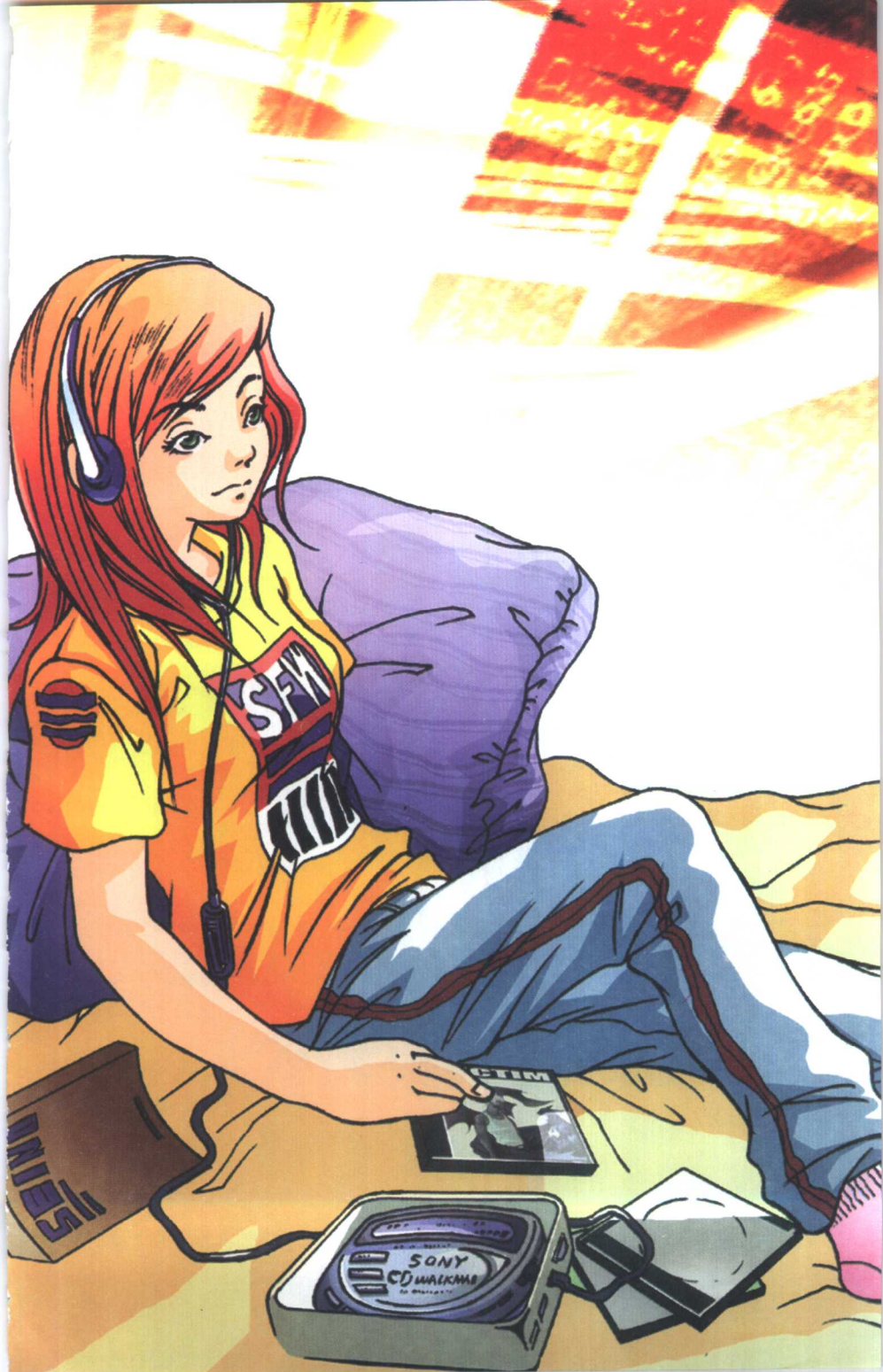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我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小孩，但却不到普通小孩可以拥有的平庸而快乐的生活。我的父母已经离异，我最好的朋友突如其来地远离了我，我努力但成绩依旧难以遏制地下滑，我曾经朦胧渴望的爱情在失去的瞬间变得清晰但永远都追不回来，我为明天而用心祈祷，而换来的却仍然是一无所有。



一种强烈的倾诉欲着魔似地附在我身上，我想跟他讲，我的父母离婚了，他们互相抛弃了，他们让我心疼又让我憎恨，我的家被卖了，我的前途毁在自己手上，我的生活陷落在无休止的真空里被隔绝，周围的一切都无形地煎熬着我，我的身体我的灵魂。





0

都走了。

快乐或者不快乐，忧愁或者不忧愁。

我曾经跌入心灵谷底记忆在深夜里喷涌而出。

1

我的生活充满了隐性的裂痕，它们一道一道又一道，纵横交错，构架了我的喜怒哀乐。

我是聪明的，感知了隐藏在空气里的伤痕，它们散发着悲戚而不协调的气味。

但聪明不是万能的，她挽救不了这些伤痕。所以，我只能无助地任由自己漂泊在其中……

十六岁的时候，我们还住在沿街的老房子里，常年被潮湿滋润着的木头轱子上沾上了不少油渍，用手指揪一下还能留下个浅浅的印子，小块的石灰粉稀碎地往下掉，偶尔还能见到肥硕的灰老鼠躲藏在墙壁夹板的缝隙中穿来穿去。

盛夏的傍晚，西边天空的火烧云总热热闹闹地映红大半边天，没什么风，空气里透着一股子掺着肥皂的潮热气。

各家都忙碌着轮流洗澡煮晚饭，煤球炉都是砌在房间外头的，大多在上面用塑料瓦棱片做个遮盖。在紧挨炉子边的水斗里洗好了菜，快刀剥好后顺势用刀背一撻，菜片儿



就听话地一片不剩地落入了炒锅。滚油一碰上水，立马沸腾地四处飞溅，听得人仿佛撕心裂肺般心口隐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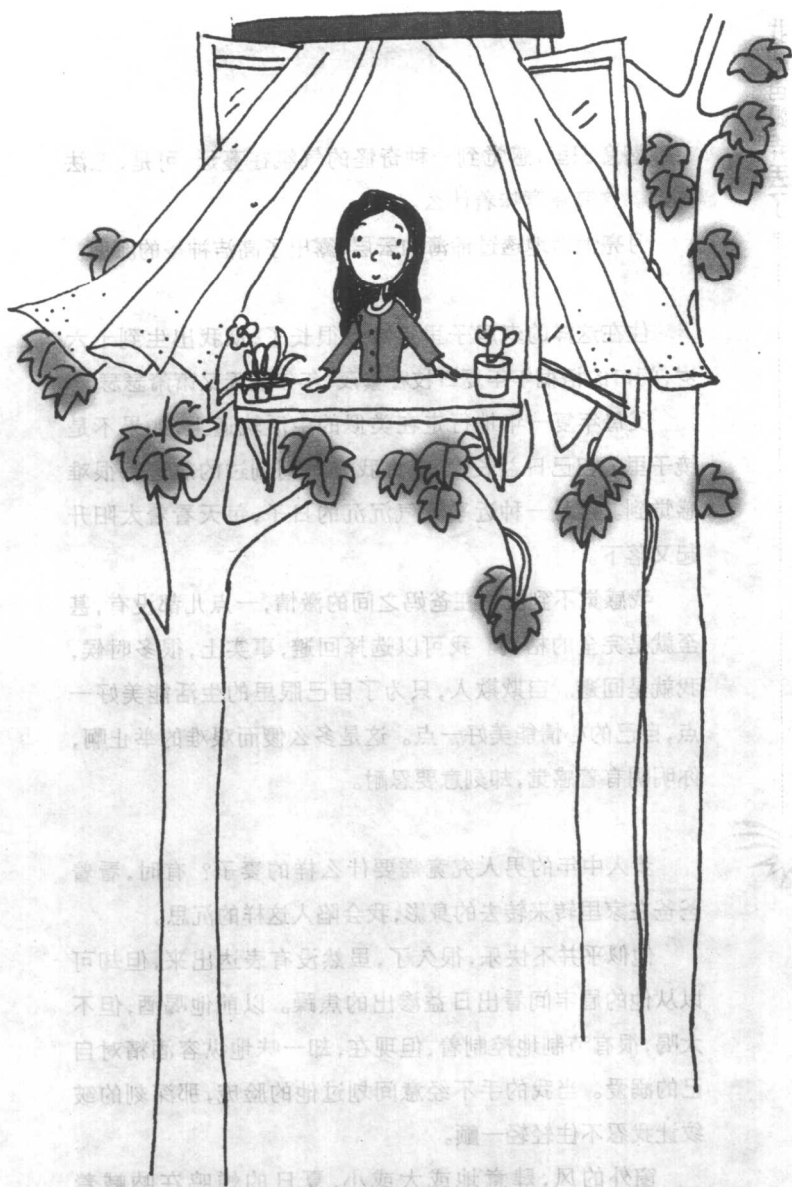
爸爸打着赤膊从隔壁烟纸店里拎出两瓶冰啤酒，兀自坐在家门口的小竹凳上，呆滞地望着天边。房门被锁起来了，妈妈在里面洗澡，哗哗的水声清晰地从门缝、窗缝里钻出来，她一定又用那粉蓝色的力士香皂了，因为从我们家里溢出来的潮气是力士那清清淡淡的幽香，而不是卫生肥皂的浓烈的碱味。

他妈的，爸爸突然很奇怪地轻骂了一句，拎起旁边的啤酒瓶，用牙齿咬开酒盖，一仰脖子便灌得嘴角都溢出了白色泡沫。



我安静地坐在屋子的房顶上，二层楼的房顶上，一时也没人发现。我把玩着手里攒着的不知哪儿淘来的鹅卵石，无所事事。原只是想爬上去看看火烧云，却不曾料到那盛夏的傍晚竟会美得如此妖娆耀眼。连绵的云层如群山般蔓延至遥远的地方，缓缓地移动，好像在不紧不慢地追赶着落日。太阳不再是巨大的火球，而是一颗正在陨落和同时又正在酝酿升起的明珠，它不知疲惫地微微跳跃着往下发沉，经历了很长时间后终于隐归天边。

邻居们又都安静下来了，灰蓝的天色背景下，逐渐多了一盏一盏亮起的灯，橙黄的，青白的，窗户里人影攒动，仿佛旧时的皮影隔着层布只显出肢体的动作，我仍旧坐在屋顶上，遥遥地等着夜幕降临。



我曾经跌入心灵谷底的记忆,在深夜里喷涌而出。

潜意识里,感觉到一种奇怪的气氛在蔓延,可是,无法确定。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月亮悄悄地透过稀薄的云层,露出了高洁神圣的颜面。

住在这样的老房子里年数也很长了,从我出生到十六岁,门口的梧桐年年夏日枝叶繁茂,年年秋天又萧萧瑟瑟。

父母年复一年地行走在类似的生活轨道上,如果不是镜子里的自己日益长大,或许我连时间划过的痕迹都很难感觉到。这是一种近乎死气沉沉的日子,每天看着太阳升起又落下。

我感觉不到流淌在爸妈之间的激情,一点儿都没有,甚至就是完全的枯竭。我可以选择回避,事实上,很多时候,我就是回避。自欺欺人,只为了自己眼里的生活能美好一点,自己的心情能美好一点。这是多么傻而艰难的举止啊,你明明有着感觉,却刻意要忍耐。



步入中年的男人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妻子?有时,看着爸爸在家里转来转去的身影,我会陷入这样的沉思。

他似乎并不快乐,很久了,虽然没有表达出来,但却可以从他的眉宇间看出日益渗出的焦躁。以前他喝酒,但不大喝,很有节制地控制着,但现在,却一味地纵容酒精对自己的溺爱。当我的手不经意间划过他的脸庞,那深刻的皱纹让我忍不住轻轻一颤。

窗外的风,肆意地或大或小,夏日的蝉鸣在呐喊着什么。

妈妈是个有气质的女人，从小就是，即便年龄并没给她任何不同于常人的优惠，但她姣好的容貌仍然为同龄人所称道。

她是一个懂得生活的女人，喜欢体味生活中精致的细节。在人家还普遍用药皂时，她已经爱上了力士的香皂。那是她的一个小姐妹送她的，小小的一块，摸上去就很细很滑，当然气味就更芬芳了。

周围不少邻居都很羡慕妈妈，不单指香皂，而是她身上的那种气质。虽然有些拒人以千里，但依旧是种冷冷的美。

我在这个夏天，结束了自己三年的初中生活。

每个人都说我是一个聪明的小孩，从小就精灵古怪，胆子不小，读书之后，也没见我怎么用功，成绩也一直不错。

说到小时候，曾有坏人见我聪明伶俐长相可爱而企图拐骗我，可最终没有得逞。妈妈也说满月时带我去算过命，那蓄着一把银须的老先生看着我还熟睡中的脸蛋朗声说道，这孩子印堂饱满，光泽亮堂，尤其是两道眉毛，稀疏有秩，走势潇洒，且间距宽阔，眉宇间透出一股灵气，以后长大了可定是做大官的命。还有一张嘴，你看，嘴唇同样饱满丰盈，乃是福态之相……

其实其他的溢美辞藻妈妈早已记得不大清了，惟独对我的眉毛的“褒奖”记忆犹新，何况自打上学那天起，我就一直是班级里的小干部，感觉上似乎冥冥中那老先生的话在起着作用，妈妈也因此从不允许我对眉毛打什么修剪的主意。



有时候,一些奇怪的预言会跟着你长大,成为尾随脚步后的影子。妈妈有点迷信,对于这些莫名的预言,尤其是好的方面,都会坚定笃志地恪守,比如在我第一个本命年时就给我买上一打红色的袜子内裤,还强迫我穿。记忆中,那些阴雨日子里积聚在阳台上没干的红色衣物在风里飘啊飘啊,恍然就像一面面鲜艳的国旗,昭示着某个神秘的预言帝国。

我顺利地进入了理想的高中。第一天报到是爸爸骑自行车送我去的。我穿着丁字型的黑色小牛皮鞋,里面是红色的袜子,坐在自行车后架上晃悠着腿,看九月的阳光从路边的梧桐树叶里钻出来,轻轻热热地,漂浮在稚嫩的皮肤上。

路边陆续可以看见背着空荡荡书包的孩子,大多兴高采烈地结伴嬉闹着前进,我也应该是他们中的一分子,起码在学校里应该是。



爸爸的背像堵大坝般横在我的前面,挡去了向前的视线。早上的马路并不冷清,许多小吃的小摊熙攘地占据了马路的两边,一缕缕油烟悠然地升起。爸爸骑车总是很慢,晃晃悠悠的,只听见后轮的链条咕嘎咕嘎作响。

他的人生总是很悠闲,妈妈说,我的爸爸是个一辈子都不会有紧迫感的男人。如果家里着了火,他也会抽出一支未点燃的香烟,就着火势点燃后再拨打119。她说那话时脸上带着复杂的表情,眼皮慢慢地耷拉下来,眼神也收敛了起来,从腮帮看来牙齿隐隐咀嚼着,惟独眉头愈加放松地舒

展着。

突然，自行车猛地摇晃了一下，我听到从爸爸的身体里传出很闷的一声轻骂。

发生什么事情了？我抓住爸爸的腰试图探头看个究竟，可他的身体为了适应自行车的平衡也做了相应的调整，恰好又挡住了我的视线，待平稳后，我能看到的只是平静后的另一个中年男子骑着自行车从我们的身边逆向远去的背影。

.....

聪明又怎样？

如果聪明能预知未来，那是先知。

如果聪明能透视屏障，那是洞察力。

如果聪明能主宰事物的自然发展，那是魔力。

就我而言，聪明不代表什么。如果有些事情注定要发生，即使再聪明，都没有能力去挽回和改变。



那年里，爸爸突然变得很喜欢骂人，尤其是“他妈的”。很低闷地从口腔深处喷涌而出的一句——他妈的，字正腔圆，饱含激情，眉宇间透着一股子不耐烦的腻味，烦躁的，压抑的，无法排遣的。

他原本根本不会骂人，甚至对喜欢出言不逊的人都带些鄙夷。在老房子那边，他的清高很出名。三十几度的大热天里，弄堂附近只有他还套着背心，晚上乘凉也很少去马路边打牌。可是，他变了。本来话就不多，如今更少了，但

几乎开口就成脏。

夏天的夜晚，梧桐树下，总有几桌由方凳搭起来的牌局点燃着挑起热闹的所有元素。十几个打着赤膊的男人，几个前身是雀巢咖啡瓶子的茶杯，几副或好或臭的牌，几声高扬低挫的吆喝嬉骂，在昏暗的路灯下，此起彼伏。好像聚集在灯光下的不明昆虫，手舞足蹈地消磨炎热和时间。

“哎哟哎哟！今儿的月亮可比太阳都亮啊，怎么让我们给盼到了老刘出场呀……”

见到爸爸从屋子里一手端着泡满茶叶的雀巢咖啡杯走出来，男人们很是惊讶，甚至还有人让出自己的座位给爸爸。

皎洁的月光细细地洒在爸爸光溜溜的背脊上，远远望去，竟散发着一丝特别的光芒，即使已经年过40，但背部的皮肤看上去依旧丝绸般细腻光洁，一点儿也不输给女人。



他镇定自若地坐下，皮肤略微有些松弛的下巴微微轻点示意自己的加盟，那场面简直就像黑社会老大去召见手底下的小喽啰那样。于是，嬉闹的梧桐树下有了难得的几秒钟安静，然而几秒钟后又故态复萌，洗牌的哗啦啦声音冲散了在场所有人的无聊神经，惟独只剩下倚在家里窗前的妈妈。她双手交叉在前胸，似笑非笑地望着自己的老公一步步融入喧哗。

她就这么站在低低的窗口前看着楼下的梧桐，偶尔有风吹过，掀起了树叶的一阵小骚动，也吹扬起了她刚洗过的